

阿拉善盟文史

第四辑

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阿拉善盟文史

第四辑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阿拉善盟委员会
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

1988 · 5

责任编辑：朝格图
敖特根

封面设计：朝格图

阿拉善盟文史

第四辑

编辑：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印刷：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/32 字数：16万 印数：1200册
1988年7月第一版 1988年9月第一次印刷

书号：NXTZZ88—59 定价：2.50元

出 版 说 明

《阿拉善盟文史》是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办的不定期史料集，所选用的稿件，是我盟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教育、民族宗教、社会生活等方面的历史资料。我们编辑出版《文史》的目的，在于存真求实地反映阿拉善盟历史，供史学界、文教界和史志爱好者参考。

本辑是盟、旗政协委员及各界爱国人士撰写的回忆性“三亲”材料，也有根据资料、档案、传说和经过多方采访认真调查研究撰写的具有一定史料价值的资料。由于撰稿者的经历所限，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，加之我们的编辑力量所限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，望诸位知情者、读者予以补充、订正，共同把《阿拉善盟文史》办好。

在此，尚要说明的是，去年我们出版的专辑《阿拉善盟旗志史料》例为第三辑，特此说明。

凡在《文史》发表的文稿，版权所有，未经本会许可，不得全文转载。

编 者

1988年5月于巴彦浩特

阿拉善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成 员 名 单

(1986年10月26日政协阿拉善盟第二届第三次会议通过)

主任委员：段塔拉腾岱

副主任委员：阿兴阿、德力格尔

委 员：黄孟和乌力吉、赛伯英、戚涛、德淑珍、
赛音别力格、乌达布拉、阿日斯楞(罗福喜)、
陈才旺

目 录

南寺活佛阿格旺旦曾佳木素与毛巴特尔事件始末	罗·阿日斯楞 (1)
周仁山与塔旺嘉布交往之片断见闻	巴音 藏登米德格 (39)
英雄远去情常在	巴达尔虎 达瓦桑布 (42)
额济纳旗与苏剑啸	苏日巴达拉哈 (58)
阿拉善在我国国防位置上之重要性	叶建军 (62)
原阿旗国大代表、立法委员和监察委员是怎样产生的	戚 涛 (70)
日本特务在额旗的间谍活动及被围捕经过	藏登米德格 高 通 (86)
我们是怎样被保送到黄埔军校的	辛文秀 (91)
宁夏军阀马鸿逵对阿拉善旗的残酷统治	何承梯 (99)
原额旗军事组织沿革及解放后被改组经过	巴音吉日格勒 (108)
国民党阿旗特别党部历史概况	何承梯 (116)
国民党军委会派驻额旗军事专员办事处活动之片断	藏登米德格 (125)
国民党军委会在阿旗设军事专员办事处及委派专员的情况	罗·阿日斯楞 (129)
解放前阿拉善妇女生活习俗及政治地位之片断记述	朝格图 呼鲁嘎纳 (145)
阿拉善文艺鸟瞰	邢 野 (153)
阿旗中学创办简史	戚 涛 (164)
伊斯兰教在阿拉善旗传播发展概况	辛文秀 马怀诚 (175)
阿拉善旗煤矿资源观览	何承梯 (188)

南寺活佛阿格旺旦曾佳木素 与毛巴特尔事件始末

罗·阿日斯楞

—

阿拉善旗广宗寺（南寺）建于清乾隆五年，是阿旗最早建成的规模较大的寺庙之一。该寺有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木乃伊大殿。因此，在它的影响下，南寺发展很快，建有十一个庙殿。主庙大殿能容纳两千个座位。其次是木乃伊大殿，模式完全象塔尔寺的金瓦大殿，远视金光闪闪，辉煌灿烂，景致十分美观。

据史料记载，清嘉庆年间，南寺有一千喇嘛，是最兴盛的年代。以后由于阿拉善旗王爷玛哈巴拉采取征喇嘛兵的办法，逐渐减少了喇嘛人数。虽然如此，南寺是始终保持有五百左右喇嘛的大寺庙。

达格宝呼图克图，被称之为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转世活佛，是阿旗喇嘛教的教宗，是南寺至高无上的活佛，在阿旗喇嘛教徒中有很大大影响。所以全旗群众尊奉他为巴伦葛根（南寺活佛的意思，以下称巴伦葛根）。巴伦葛根，清光绪二十七年腊月三十日（1901年）深夜生于阿旗通湖巴格（苏木）察拉格尔湖之沙嘎那希尔格（嘎查）一个贫苦牧民家庭。父亲毛道尔格，母亲乌达巴拉。他兄弟姐妹五人，姐姐毛藏布嘎，三弟毛策仁，四

弟毛善巴，五妹毛乌呢尔。

第五世巴伦葛根圆寂后的第三年，光绪三十一年（1905年）南寺宗教上层喇嘛，按照宗教教规，当时在全旗范围内，普遍登记三岁以下儿童，然后把登记的儿童姓名密封起来，派专人送到塔尔寺、西藏拉萨等地，虔诚卜卦，让圣佛的感灵指明所求的活佛的名字，再经一系列神机妙算，慎重其事地确定某名字的男童，即为巴伦葛根。据此圣旨卜意，由南寺上层持事喇嘛，指定专人负责葛根的请回工作。他们首先来到出生葛根的人家，向葛根的父母献哈达，说明他家某年某月某日出生的小孩，经卜卦圣灵确定是第六世葛根，并商定请走小佛的具体日期。光绪三十三年（1907年）‘小佛七岁时，南寺举行隆重的请葛根坐床仪式庙会。与此同时，依据世传宗教名称，给小佛起名为阿格旺旦曾佳木素。

巴伦葛根回寺坐床仪式完毕，即前去旗里拜见王爷。当时的王爷多罗特色楞，问小葛根几岁了，他回答说七十岁了。王爷感到这是吉祥如意的好话，十分满意。而小佛的师傅却勒腾甲木素插话说，对王爷不能这样说，要如实的说今年正七岁了。多罗特色楞王爷很高兴地说，毫无疑义这是他能坐床诵经七十岁的预兆啊！

巴伦葛根是阿旗南寺——广宗寺的首位活佛。有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错在阿旗又转世的第六世活佛之说。因此，他的宗教地位是至高无上的，全旗的喇嘛教徒和信奉该教的信徒，都在他的殿下诵经朝拜，确信他是阿旗唯一的尊师活佛。

巴伦葛根在二十岁左右，走出修道经堂，同跟随他的亲属毛巴特尔、乌尔图达布哈喇嘛，到五台山、北平等地朝拜、游览，开阔了眼界，思想随之有所变化发展，提高了对社会事物的认识。因此，他非常欣赏社会活动，不愿固守寺院，修心诵经，颇感到外地游览生活有意义。

南寺第二活佛第斯呼图克图·阿格旺桑吉甲木苏（以下称为喇嘛坦），他是六世葛根的传统师傅。见于葛根的思想变化，喇嘛坦主张将葛根培养成宗教圣人，高尚神灵的活佛。因此，决定将巴伦葛根送西藏拉萨精修经典。

民国15年（1926年），巴伦葛根同他的官家喇嘛乌尔图达布哈、夏拉尼玛等人，由草地骑骆驼到塔尔寺，再雇牦牛到了西藏拉萨。他在拉萨住下不久，拉萨寺庙僧官就给南寺喇嘛坦来信说，你们的葛根，在拉萨不遵守宗教戒律云云，为此，喇嘛坦于1927年专门赴西藏看望葛根，表示关心葛根的生活和学经情况，劝说葛根要遵守宗教戒律，深造自己的道法修养。又向拉萨的上层求情，让巴伦葛根继续留藏深造。喇嘛坦在拉萨把一切事安排好后，及时返回了南寺。

拉萨是西藏的政治、经济、贸易、宗教、文化的中心，是个繁荣复杂的寺庙城市。在那里闭门诵经修心，对葛根来说，确实是很难做到的。有天巴伦葛根到公园游玩观光时，见到狗熊可爱，便拿馒头喂狗熊，一时不慎，被熊咬伤手指，出了点血。此事被喇嘛们看见，议论纷纷说，野兽咬伤活佛，是极不吉利的，象征着损坏宗教清规戒律。因而，拉萨的许多喇嘛见面就讽刺挖苦他。在此情况下，他觉得寄人篱下，终非长久之计，便想摆脱难以接受的侮辱环境。

民国18年（1929年）春，他同南寺的闹尔布甲木素、阿旗查汉高勒庙的甲拉岑沙布隆，此外还有一个苏联人和蒙古的宝勒德等人同路到印度。待了一个时期后，转乘轮船，经新加坡等地回国。他又到上海、沈阳、天津等地游览，后到北平居住雍和宫。随他同行的甲拉岑沙布隆先期离平回旗。闹尔布甲木素在沈阳接洽第九世班禅的办事机构堪布厅，并充任二等堪布，他们先后都离开了葛根。只有那个苏联人和蒙古的宝勒德同居北平一个时期。以后巴伦葛根感到长期住在北平无聊，只好与蒙苏朋友分手，回到阿

旗。

巴伦葛根游览期间，在沈阳便认识了九世班禅，同时也认识了内蒙的宗教大法师章嘉活佛等宗教界上层人物，也认识了不少社会知名人士。由于葛根游览中外，并与蒙苏人士结交，在国内也接触了许多知名人士，所以，葛根的眼界开阔了，思想也有很大开化。他在北平时，喜欢穿西装，戴礼帽去看电影、戏剧，打扮成社会名流人物的模样。

有一天，他穿上西服，戴上礼帽，去罗王府拜见阿旗塔王，一开始塔王没有认出是阿旗的巴伦葛根，不知是哪里的客人，以礼相待，请客人饮茶，在交谈中才知道是本旗的葛根。塔王便知道他在外游览大城市，人心变了，更不象活佛喇嘛的样子了，于是对他说：‘你要自重自爱，不然旗人是不会尊敬你的。塔王又严肃地指责葛根说：你又不来王府住，在外边住，住在北平干什么事情呢？现在命令你立即回旗去吧！

巴伦葛根听了塔王严词训话，很不满意。他虽然未说：何时回旗我自己做主，何必让你来指教！从而立即走出王府，以后再也不去了。因而塔王同巴伦葛根的关系疏远了。第二年，巴伦葛根离平回旗时，跟塔王连招呼也没打，搞得关系更加不和了。

南寺听到巴伦葛根抵达包头时，喇嘛坦派南寺文书司巴图扎雅，同本寺的敖子尔甲木素、散迪布两个喇嘛去包头迎接巴伦葛根。他们走到伊盟时，巴伦葛根也已到伊盟，他们向巴伦葛根献哈达，表示是代表南寺来迎接葛根的。

巴伦葛根回到南寺后，在阿旗民族宗教上层里，守旧和革新两种思想的斗争表面化了。

民国19年（1930年）农历九月二十二日，巴伦葛根经伊盟、银川回旗。旗政府派要员前往阿旗巴伦别立巴格的白石头欢迎，同时南寺也组织一百多喇嘛前来那木嘎地方迎接，献哈达。把葛根接回南寺后，他首先前去拜磕他的宗师喇嘛坦。他们两个活佛

围绕佛教经典辩证法，非常融洽地谈了许多寺庙和宗教问题。喇嘛坦表示，希望葛根今后要对南寺和各寺庙的宗教事宜多加关心指教。

阿旗南寺有一个管限制度。寺内一部分喇嘛是葛根的属民，素称葛根夏毕那尔（葛根的百姓）。另一部分是喇嘛坦的属民，即喇嘛坦夏毕那尔。这些喇嘛们，各自崇仰自己的主人活佛，无形中形成两派势力。在民国17年前，这两派的矛盾越闹越严重，旗政府曾多次派人前去调解无效。后来协理罗那木吉拉、罗达希道尔吉、章京陈忙哈赖等把南寺的大、二、三等喇嘛叫到旗政府，亲自审问后，有的降职，有的撤职。从此，两派的矛盾在表面上就缓和了些。

巴伦葛根回到南寺以后，有一次喇嘛坦诵经祈祷完毕，从达赖察汉（大蒙古包）走出时，按礼节应有两个喇嘛手持柏普尔（香炉）引路护送。原定名叫闹尔布甲木素的喇嘛拿一个柏普尔、恰好这个喇嘛未按时来护送，只有一个喇嘛拿着柏普尔引路护送。这样做对礼仪来说是不对的，引起喇嘛坦不高兴，当即训斥了闹尔布甲木素。对闹尔布甲木素的训斥，首先巴伦葛根就不同意。因为闹尔布甲木素是葛根的属民，是葛根派的人。因此从而引起南寺两位活佛的派系对立，互相不满。趁此机会，一些成事不足、败事有余的喇嘛和政府官员，从中煽风点火，挑拨离间，使巴伦葛根、喇嘛坦两位活佛之间隔阂越来越深。

是年，葛根三十岁，南寺喇嘛准备隆重庆贺。趁此机会，葛根的吉萨（官府）盖了七间土房，又做了些园桌板凳。葛根的想法，庆寿之后，利用那七间房和桌椅，办个学校。到了庆寿这天，喇嘛坦郑重其事地向葛根活佛献哈达，互相祈祷礼拜，葛根摆羊背子，敬谢喇嘛坦大师。表现两位活佛十分亲切友好。

事后，巴伦葛根确实按自己愿望，准备办个本寺学校，让小班丁喇嘛有机会学习藏文之外再学点蒙文，以提高民族文化水

准。这件事得到一部分喇嘛的支持，但也有一部分喇嘛反对。他们说：在寺庙内办学校太不严肃了，佛经还没有学深学透，再学蒙文，谁还在佛殿内祈祷念经呢，我们的葛根成了什么人了！在来自各方阻力下，葛根在寺内办学校的愿望终究未能实现。

二

民国17年（1928年）农历三月初三，在阿拉善旗暴发了“小三爷事件”（“小三爷”蒙名德钦一心诺尔布，汉名德毅忱，出身于阿拉善旗台吉（即贵族）家庭）。那时小三爷得到门致中的支持，里应外合一举夺取了阿拉善的政权，成立了新政府。他们的文件下至各防卡、各巴格，文件署名为“内蒙古第二陆军司令部阿拉善旗行政衙门”。又于三月（农历）下旬派人到各防卡，要收回枪支弹药。当时大部分防卡长表示服从“内蒙古第二陆军司令部阿拉善旗行政衙门”的命令，将枪支弹药登记了一下，并没有收，其用意是探听一下各防卡的动态。唯有毛巴特尔、范布尔格德两位卡长表示坚决不接受行政衙门的命令，拒绝登记交枪。旧历四月上旬，札哈道兰防卡长毛巴特尔宣布东军（指姚连邦部）侵犯了阿旗利益：1，用武力强占了阿旗大片领土（指磴口县）；2，东军向阿旗施加压力，要七千峰骆驼运输武器（其中已死三千多峰骆驼），牧民的负担太重；3，东军把阿旗多年的财政积累约五十万银元抢劫一空。因此，要反对东军，反对行政衙门的命令，坚定不移维护本旗的利益。他从札哈道兰组织六十多人，向定远营进发，准备攻打小三爷的行政衙门。毛巴特尔的这一举动，受到各防卡的响应和全旗人民的拥护。三关防卡的范布力格德卡长，率领自己的士兵也来围攻定远营。随之，南部各防卡的罗巴岱、旦毕尼玛、杨巴图孟柯等也来了，西部、北部各防卡杨嘎瓦、宁吾、巴图斯迪等人率各自的卡兵，也到定远

营参战。各防卡卡长与毛巴特尔、范布尔格德磋商后，决定采取一致行动，从四方包围定远营，并定于农历四月二十八日攻打定远营。打了一个月，没有攻克定远营。主要原因是缺乏统一指挥，互不隶属，各自为政，没有形成统一战斗力。经过这次战斗，毛巴特尔、范布尔格德二人的表现突出声望大为提高，众称他俩是阿旗的英雄。这就为以后他俩的飞黄腾达打下了政治基础。

为了统一指挥，成立了以佐领白和尚为首的阿拉善旗临时政府。在临时政府的统一部署下，于农历六月上旬向定远营发起了第二次进攻。打了二十多天，兵逼城下，小三爷行政衙门的土兵开始向卡兵投降。在定远营将被攻克之际，宁厦门致中又派苏雨生骑兵团，突破镇木关防卡前来支援小三爷。苏雨生骑兵团几次遭到卡兵的伏击，损失惨重，等进到定远营后，只剩下一个营的兵力。这些兵都丧失了士气，如惊弓之鸟，龟缩在城里，不敢出战。正在组织第三次进攻之际，塔王从东北奉军那里得到一批三八式步枪，运到阿旗，装备了卡兵。蒙古兵的士气越来越高，战斗力越来越强。

在第三次攻城决战开始时，甘肃省主席刘郁芬按照南京蒙藏委员会关于在阿旗停止冲突，双方协商解决，以求边民安宁生活的要求，通知宁夏省主席门致中，令他派人调解阿旗内战问题，并从阿旗撤出宁夏援军。门致中接受刘郁芬的指示，停止增派部队支持小三爷新政府，派于长东（别名于来堂）先生来到定远营，召集双方代表进行和谈。由于双方都坚持各自的意见，互不相让，终使和谈没有结果。与此同时，塔王也在南京活动。蒙藏委员会的马福祥委员长，原系塔王的结盟兄弟，竭尽全力支持塔王，否认小三爷的革新活动，形势愈来愈对阿旗牧区临时政府有利。牧区临时政府又宣传塔王的指示，大力动员全旗各巴格的男性青壮年及喇嘛兵参战。至当年八月已有数百人包围了定远营，通往宁夏的各要道都有卡兵守住了，小三爷的革新政府已处于四面楚歌

之中。

在这种形势下，宁夏特派员于长东先生坚持塔王的要求，支持临时政府的行动，采取果断措施，首先要求双方停火谈判，将苏雨生的部队调回宁夏，和平解决阿旗内战，双方都要撤走各自的军队，允许小三爷留一部分商团部队保护。苏雨生的部队撤走后，临时政府的蒙古兵，在毛特尔、范布尔格德、杨嘎瓦、巴图斯迪等人的带领下一夜间开进定远营，那些商团闻风而逃。临时政府进驻定远营，小三爷只带领他的副司令孟熊、参谋长田协安、宁夏派来的督查官姚连邦一起逃奔门致中处求救，门再未派兵支持小三爷的革新政府。至此，1928年农历三月三日发动的“小三爷事件”，到农历九月二十五日，在内战中度过了六个月，便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了。

于长东先生因为和平解决了阿旗内战，避免了造成更大的流血事件，因而得到了阿旗上层及各界人士的好评。塔王对于先生感激不尽，请他到北平见面，又聘请于先生为阿旗终身秘书长，把他的权力置于王爷之下，众仕官之上。人们都称他为于师爷，享有很高的声望。他于1938年秋死于定远营。

小三爷事件平息后，塔王让于长东负责组织新的旗衙门。在旗衙门由谁负责问题上，经于先生调查研究后，认为原阿旗政府内没有合适的人选。因此，便决定在宗教界上层选拔一人来主持旗政府工作。首先选定延福寺的甘殊尔巴格希，但甘殊尔巴格希坚决推辞不干。后来又请北寺的道布曾呼图克图、罗图布东甲木素主持旗政府工作，他也以身体有病推辞了。最后就请南寺的喇嘛坦来主持旗政府工作。喇嘛坦为了顾全大局，接受了这个任务。德高望重的喇嘛坦在旗府里没人反对的。农历十月下旬，喇嘛坦正式掌印。政教合一的治政办法，在当时的条件下，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。不久又任命罗、巴音都仁为协理，杨尼木敖子尔为副章京，罗达希才登为付梅林、罗达希端迪布、罗道尔吉僧盖、罗

恩凯巴图三人为图夏拉卡职务，协助喇嘛坦管理旗政。随后又任命白和尚为管旗章京，罗达希才登为付协理。喇嘛坦掌印执政到1932年达理札雅回旗执政，历时五年。

三

小三爷事件平息后，阿旗政府内部不团结，有些上层官吏互相指控，争权夺利，甚至互相迫害，确实到了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地步。

黄图孟吉尔嘎勒（黄康录），他是阿旗雅布赖巴格人，他的父亲叫格立格，能通蒙、汉、满、藏四种文字，特别是蒙文程度很高，全旗人称他为格巴格希（老师）。黄图孟吉尔嘎勒生于蒙古族知识分子家庭，有条件学习各种文化、文字，他也学会了蒙、汉、满、藏四种文字，故众人称他为巴嘎巴格希（小老师）。由于他文化高，幼年就在旗政府当练习生。他从练习生开始，步步高升到全旗梅林章京职务，在旗里位置为第六位。他的头脑清醒，办事能力很强，工作业务熟悉。为此，他经常被派到外地出使工作。民国14年（1925年）赴兰州同甘肃省盐务局交涉阿旗盐租款项问题时，遇到办理复文要盖旗印的问题。当时既不能通电联系，又不能返旗，因为往返旗里需要20多天。于是，他就上街买了个羊肝子煮熟后，刻了一枚阿拉善旗官印。这样问题就解决了，在文书上盖了假印，从盐务局如数领回了盐银子，顺利完成了使命。

他在当时阿旗上层人物中，是具有文化程度高、知识面广的唯一人才。随着形势的变化，他见闻的新事物更多了，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变化。尤其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、苏联社会主义十月革命胜利等，对他的影响很大。他见人就讲反封建要民主等，这些话无意中针对了旗王爷，传到了王爷的耳朵里。因

此，他被封建王爷王公贵族视为眼中钉。此外，这人脾气倔强，不善团结人，爱管闲事，对人要求严格，不讲情面。这种作风，也得罪了不少人。所以当他遭到诬陷时，只有对他火上加油的人，而没有替他讲情的人。结果被迫害致死了。

早在民国15年（1926年），郭道甫等人由蒙古人民共和国来到阿拉善旗的沙拉布尔都时，黄图孟吉尔嘎勒同胡贡对等前往迎接。以后在定远营又经常聚会，相处密切，并互相宴请，合影留念。此后，他的思想更加激化，对封建制度更加不满。

小三爷事件发生后，革新派的头头们也视他为眼中钉，派人把他从家里抓回来，羁押监禁，以防他反抗新政府。以后牧区的卡兵联合围攻定远营时，为了拉拢他，瓦解塔王势力，又把黄释放出来，让他作为中间人给双方做和解工作。他乘机跑回雅布赖巴格家中去了。为了避免与小三爷革新政府关系，一直等到小三爷事件平息后，是年冬季才来旗政府上班。

当时他是阿旗政府的梅林章京，罗·巴音都仁是协理，罗是黄的上司。罗的儿子罗帕拉玛有不规行为，黄很不满意，要把罗帕拉玛捉拿惩办。罗协理为儿子的问题，亲自找黄说情，而黄坚决不答应。为免被惩办，罗只得把儿子打发到山西旧友铁四宝家去了。从此，罗同黄结下了私怨，要寻机报服。

1928年冬，阿拉善旗府从甘肃山丹、武威等地购回一批粮食，存放在库勒图庙里，以备军队需用。

民国18年（1929年），阿旗部分地区遭受旱灾，西北盐务局又不开放运盐，尤其雅布赖一带，群众已无粮可吃。在此情况下，黄图孟吉尔嘎勒未经旗政府批准，自行决定从库勒图储粮中拿出一些粮食发给缺粮户。这一做法受到了广大牧民的拥护和赞赏。此事被罗巴音都仁知道后，即向当时掌印的喇嘛坦告状。喇嘛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，听从罗的意见，解除了黄的梅林章京职务，并派段巴特尔前往黄处，当面宣布了这一决定，把黄交给库

勒图庙和雅布赖巴格管制劳动，一观后效。但黄图孟吉尔嘎勒不理会这一决定，更不受任何限制。喇嘛坦的这一决定，引起了军、政和宗教界人士广泛不满，议论纷纷：给无粮户发放粮食，挽救了一批饥饿的群众，有什么罪呢，更不应该惩罚人家等等，以此来评击喇嘛坦和罗巴音都仁。胡贡对、毛巴特尔、范布尔格德、阿木尔萨那，艾努仁贵、勒格东等人，以此事为借口，向罗巴音都仁、杨呢木敖子尔施加压力，迫使他们辞去现有职务。喇嘛坦不答应，因为罗、杨都是塔王的忠实部下。不仅如此，罗、杨还秘谋企图借助塔王的势力镇压反对他们的人。民国20年（1931年）正月十五，黄图孟吉尔格勒乘到南寺参加庙会之机，同巴伦葛根谈论当时的形势，两人的见解很一致。黄见到喇嘛坦时质问喇嘛坦：我的职务是札萨克王任命的，你们有什么权力撤我的职务。从南寺来定远营途中又遇见杨呢木敖子尔，仇人见面就发生口角，同时，把杨的红顶帽用鞭子推下，杨程机将红顶打碎了。杨回定远营后就到旗政府指控黄图孟吉尔格勒打人并打碎顶戴，还说打碎顶戴这是对王爷的不尊，又给黄定下一条罪状。黄不但不接受打人砸碎顶戴罪名，而且到旗政府大骂管旗章京白和尚和杨呢木敖子尔。接着黄又同毛巴特尔、胡贡对、范布尔格德等人秘密商议，决定农历三月初三行动，把喇嘛坦的权夺过来，交给巴伦葛根掌管。同时，他们又把旗兵大营的一些手枪从库房里拿出来，发给自己的人。他们的夺权计划制定后，黄图孟吉尔格勒便回家去了。时隔不久，他们的夺权计划泄漏了。罗巴音都仁、杨呢木敖子尔作了紧急应对准备，秘密调来各防卡的嫡系兵丁，严加戒备，使黄、毛、胡、范等人无法活动。他们把黄一伙人企图密谋夺权的情况报告塔王，塔王极为生气。立即复信给喇嘛坦、罗巴音都仁、白和尚、杨尼木敖子尔。信中日：

巴伦葛根不是政府官员，即同如百姓，他擅自来旗政府，大动兵营，挑动坏人（闹事），企图迫使政府官员辞去职务，由他